

新
紀
實
文
學
第
一
卷
第
一
期
第
一
頁



六十年代 清烟一缕

饥饿的记忆像根全属线

列宁在一九一八

始信文缘是苦缘

指缝间的电影

失去的红灯笼

鸬鹚的苦境

沈
记忆文缘
■ 州
十
年
代
记
忆
十
年
代
记
忆

清烟一缕

饥饿的记忆像根金属线

列宁在一九一八：指缝间的电影

始信文缘是苦缘

鸬鹚的苦境

失去的红灯笼

六
十
年
代
记
忆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六十年代记忆 / 祝勇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2.6

(记忆文丛)

ISBN 7-5059-4100-3

I.六... II.祝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9228 号

书 名	六十年代记忆
主 编	祝 勇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顾 苹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瑞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12 千字
印 张	14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100 册
书 号	ISBN 7 - 5059 - 4100- 3/I · 3192
定 价	23.6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

祝 勇

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人，常常有着复杂的记忆。一场节日般的狂欢，模糊了神话与现实的距离。在那段岁月里，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的舞台，选择了自己的面具，并且投入地进入角色。世界像陀螺一样旋转，仿佛为每个人理想的实现提供了足够的可能性，然而巨大的离心力却企图将人们与真实的生活越甩越远。那个年代的街景在今天看来恍如隔世般难以置信。人们为那个年代的远去而庆幸，又对那份贫穷中的真诚充满怀恋。

由于与往昔有着一段足够安全的距离，因而人们能够以相对平静的心境追忆过去，从那狂躁、执迷、患有话语癖的时间中逃脱，追寻内心的原色。在今天看来，那个年代最值得记住的部分，并不出现在历史最引人注目的位置上，而是躲藏在日常的角落里。在政治词语的背后，真实的生命诉求显露形迹。人有一种本能，就是在时代特征中尽可能地找到个人生命的落脚点，这就在政治风潮的背后形成了另外一种风俗——与人的真实生活有关的风俗。钟鸣说：“历史的记忆，或许有时间，但风俗的记忆，却是没有时间的，远不只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百年，肉体的记忆，家族的记忆，如果不断香火的话，包含在风俗的记忆中。”尽管那个年代充满了神圣幻觉和宏观叙事的话语外壳介入了每个

人的成长史。但是，当人们陷入回忆的时候，最容易沟通的，却是在政治外壳之外的人生感受，是在那个年代里人人皆有却不敢言说的真实情怀。

芸芸众生的历史和政治家不同，那些散碎的日子看上去无关紧要，实际上却常常是历史最本质的部分，政治的逻辑、伦理的演变，常常包含在最平常的生活中，只有了解了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，才能避开主流话语的诱导而进入历史的核心。就像自然的演化并不主要取决于风雨雷电，而隐藏于花草兽虫中发出的最悠长细腻的声音。真正关心历史的人，从不忽略日常生活史和风俗志。像鲁迅说的，哪怕是旧时代的菜单米价。倘留下来，也是好的。《记忆文丛》与其他回忆类丛书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并不立足于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描述和对真相的打探，而是关注日常生活的事件与心灵的真相。过去的出版物很少关注过它们，尽管人们并没有将它们遗弃。这些记忆的碎片共同汇合成历史的风俗。每个过来人都能透过那些岁月的符号读懂历史的暗语。那曾经远去的一切，都会带着灵魂的温热，和难以言说的滋味，重新浮现。

最深刻的记忆并不一定来自最离奇的经历，记忆往往有着不可捉摸的属性。我们已经无法恢复记忆的完整性，已经不可能“像一个卓越的侦探那样，从那些破坏了或已被磨损了的现场提取往事的指纹”（张锐锋语），所以，我想，那些被我们指认为记忆的东西，实际上是复杂地以扭结、纠缠或彼此渗透的方式干预今日生活的东西，它是我们旧日生活的一部分，更与今天的内心密切相关。对于过去的事物，回忆者拥有了时间的优势，可以在空中俯视旧日的迷宫，那些井井有条的编年史早已被打乱了秩序，人们只能按照今天的理趣重新串连和构筑它们，像沙滩上的孩子，以昨天的

贝壳装饰今天的项链。但是,由于它们分属于众多的视角、而不是像正宗史书那样,只有一个宏观视角,因而我宁愿相信,普通人所观察的东西,作为历史的零散构件,即使不能拼接成历史机器的巨大整体,也会成为人们在历史中逆向寻找时相对可靠的索引。

这套丛书的编辑设想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,感谢朋友们提供稿件,使这样的设想得以实现,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一如既往的支持。

2002年1月3日

责任编辑：顾 苹
封面设计：钟 嵘



第十卷
第四期

目 录

序 祝 勇(1)

辑一 词语

毒草 邓 芳(3)
 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 曹建泉(8)
 草绿 曹建泉(14)
 下放干部 晓 华(21)

辑二 市井

澡堂故事 鲍尔吉·原野(37)
 南箭亭子往事 鲍尔吉·原野(43)
 北羊街的隐秘 高洪波(55)

辑三 民生

饥饿的记忆像根金属线 张承志(63)
 粮票的记忆 聿 之(68)
 往事琐忆 徐小斌(73)
 女红 徐小斌(89)
 手电 凸 凹(94)
 想不到的难题 李 锐(101)
 我的“乘警”生涯 高洪波(106)

- 一件无法买到的白衬衫 葛翠琳(110)
 豆饭莽食忆 杨文林(117)

辑四 娱乐

- 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:指缝间的电影 吴鹤沪(127)
 我这里举红灯 刘嘉陵(130)
 刘三姐 刘嘉陵(144)
 电影 徐小斌(151)
 弹弓 闻树国(157)
 弹球儿 闻树国(163)

辑五 际遇

- 医院里的童年 余 华(171)
 童年:与化工厂面面相觑 苏 童(177)
 “娘希匹”和“省军级” 朱学勤(181)
 ——“文革”读书记
 竟然打架 陈 村(196)
 六十年代的经典 车前子(200)
 美好的部分 车前子(206)
 鸬鹚的苦境 王充闾(215)
 始信文缘是苦缘 王充闾(222)
 地坛片语 徐城北(228)
 玻璃 鲍尔吉·原野(235)
 抓住避雷针 邹静之(238)
 我想请赵丹演杜甫 周翼南(241)
 大迁徙的岁月 高洪波(253)
 北京十五中 高洪波(257)
 北京的诱惑 高洪波(267)

- 留在荒原上的坟 张抗抗(272)
 青春回眸 徐小斌(277)
 ——我的兵团生涯

辑六 情感

- 革命时代的爱情 九 歌(309)
 失去的红灯笼 钟晶晶(323)
 故乡行 王 蒙(331)
 ——重访巴彦岱
- 遗失的日记 张抗抗(339)
 母亲的女儿 林金荣(350)

辑七 人物

- 校长之死 肖复兴(359)
 谷雨前后,点瓜种豆 王安忆(363)
 算命 甲 乙(370)
 大爷 甲 乙(373)
 满面春风的克里木·霍加 王 蒙(376)
 南先生 凸 凹(379)
 清烟一缕 刘嘉陵(387)

词语

游 巖

為 祖 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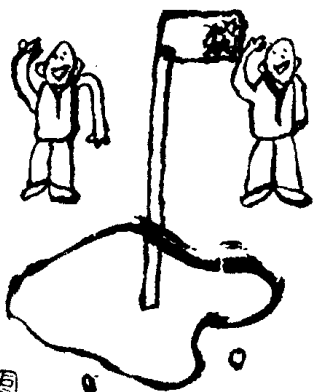
而 自 二 心

為 明 天

而 神

聖

辛 巳 秋 荷 楊



辛巳
美 文 畫 畫

毒草

邓芳

一笔挺重的债，终于偿还了。当我将一套装帧精美的《巴金选集》寄往加国温哥华后，心立时如止水般平静下来，不再有微澜不息的歉疚了。惟有些遗憾的是，我不能同时将已经保存几十年的这幅漫画的复制品同时寄出，不是不想寄，而是按规定不能寄。

这幅漫画，登在“文革”时期的《红工农》报上，已经脆黄的纸片，一如早被遗弃的历史小托盘，在越发狭窄的记忆角落里。依然留存着曾让许多人品尝过的辛酸和屈辱。在这幅当时被称之为“百丑图”的漫画上，拥挤着几十位曾在文学艺术界叱咤风云的名流，一律是凶神恶煞般模样，一律被扣上了不可饶恕的罪名，而且还有其代表作品佐证。这些曾影响广远的作品，在当时，亦成为了万众讨伐的“大毒草”。

就“毒草”这个词语，在那个特别的年代里曾给予过它特别的定义，以及从这定义中泼洒下来的腥风血雨，却已经同“黑线人物”、“狗崽子”之类的词语一起作古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恐怕很难想象得出，“毒草”这个词语，曾是一把高悬在文艺殿堂上的屠刀，刀下曾是一片残红败柳……

我在十三岁时，就尝到了“毒草”的厉害。

那年,我上小学六年级,还是个才谙世事的女孩子,天然的情怀纯朴得像泓清泉,稍作煽动,便会有万般思绪。与我同桌的瘦高男生,叫钟明,背有些驼,戴副深度近视镜,平日里轻言寡语,一派少年老成的样子,女生们在背地里称他为“小老头儿”,还有人叫他“狗崽子”,因为他爸爸是个“走资派”。但我跟他还是挺友好的,经常谈上几句,我的数学不太好,常让一些应用题闹得头痛,问到他,他总是反来复去地给我讲解……

有一天,我看他在看一本书,偷偷地,头抵着课桌,书摊在膝盖上,只要有人过来,便将课本拿出来翻。这书没有封面,头十几页也被撕掉了,书脊也破损不全,根本猜不出是什么书名。不知怎地,我无意中就翻到了鸣凤跳湖前后的章节,很快就被那凄婉动人的情节吸引了。

他回来时,看是我正在翻他的书,并没有责怪,只是将书收了回去,塞进课桌。

我问他:“这是什么书?”

“巴金的《家》。”他很坦诚地告诉我,只是声音很低。

那时,巴金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,只觉得这本书很好看,书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总让我心悸。

我向他提出借这书看看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但条件是不许带走,只准在他身旁偷偷地看,由他盯风放哨……

于是,我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阅读。那时我还小,有些字还不认识,许多细节还难体味,但悲剧的震撼力还是能深刻感受到的,很快,就被书中人物带进了凄凉缠绵的漩涡之中,无数个泪珠,洒落在了已经皱皱巴巴的书页上,整天处于沉郁寡欢之中……

然而,没等我从书中的悲剧走出来,悲剧却降临到了我和钟明的身上。

一天,钟明不在身边,我正低头看书,一只大手伸了过来,将书生生地夺了过去。

我惊恐地抬起头,看是一位工宣队的师傅正站在我的身旁,虎着脸,瞪着眼,拧着眉,厚厚的嘴唇正气得微微颤抖。教室顿时变得一片寂静,同学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都悄悄地回到了座位上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那师傅翻了几页书,只说了句“跟我去办公室”,就拂袖先走了。

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,始终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:是不该在教室里看闲书?可那是课余时间啊;是书有问题?可我已经打听过了,巴金可是位中外闻名的大作家啊,他的作品会有什么问题?我只觉得从二楼到三楼的路一下子变得很长,走起来,也很艰难,只觉得在前面等着我的一定是厄运。

办公室里坐着几个人,都是工宣队的。有位稍年轻些的师傅举着书问我:这是本什么书?我摇摇头。心想反正没有封面,我说不知道也不无道理。

师傅又问我:这是谁的书?

我犹豫了一下,如实回答是同桌钟明的。这次我不得不说实话了,因为除此答复外,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搪塞。然而我却没有想到,前一句假话和后一句实话联在一起,却将钟明逼进了无从解释的墙角。

那师傅告诉我:这书名叫《家》,是反动文人巴金炮制的大毒草,是专门用来毒害青少年的。谁传播这种书,谁就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,就是反革命……

他边说边拉开了抽屉,翻了翻,从里面抽出张小报,将我叫到跟前,拍着报上登的漫画说:你看看,这些人都是反动文人,是黑线人物,他们唱的戏演的电影写的文章,都是大毒草!

他把报纸交给我,让我带回去认真地学习,然后写份深刻的检查交上来,特别要检查一下受到了哪些毒害。他还叮嘱我要敢于揭发坏人坏事,因为社会上有大毒草存在,学校里就一定会有小毒草滋生……

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“毒草”,第一次知道了它的厉害,虽然满世界都是这个字眼,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,它居然还会出现在我这块还未开垦的生命的土地上。

我回到教室后,发现我跟钟明的座位已经调开。他调到第一排,我调到了最后一排。我原来想同他悄悄地通通情况,可这一分开,再凑上去就太引人注意了,当时我还真没有那胆量。我看见钟明头抵在课桌上,依然是那副偷偷看书的样子,同学们包括那个新同桌,都躲他远远的,在一旁瞄着他议论着什么。有个女生小声告诉我,在我去工宣队时,那个没收我书的工宣队师傅带着班主任来开了个班会,让钟明站着,狠狠地批判他传播毒草,毒害同学,破坏革命的课堂秩序,还逼着他回答是谁指使的。那女同学对我说,钟明低着头,一言不发,任那师傅怎么发火和追问,任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林立的拳头向他扑来,就是牙关紧咬不开口……

当时,我心里有些后悔,觉得自己在办公室里说得太多了,甚至还供出了钟明。如果当初我不向他借书,如果我看书能像他那样小心,如果我也能咬紧牙关的话,钟明就不会有此一劫了……

后来,班里又开了几次批判会,外班还派来了代表发言,群情亢奋,言辞激烈,只差给钟明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了,而且教室四壁也贴满了批判稿,虽然都只有百十多字,稚嫩得很,但口径是统一的,称钟明是“小毒草”。我把检查也贴在了墙上,只有短短的几行字,我没有提钟明,只说是我主